

张瑞芳:忆与金山的一段情缘

2022 年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逝世 10 周年。张瑞芳早在抗战时期就是著名的话剧演员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她先后主演了《南征北战》《母亲》《家》《李双双》《泉水叮咚》等多部脍炙人口的影片。虽然张瑞芳在表演艺术上获得成功，但她的婚姻生活并不顺利，一生经历了 3 次婚姻。张瑞芳的第一任丈夫是话剧同行余克稷，第二任丈夫是演员金山，最后一任丈夫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主任严励。张瑞芳在自传回忆录中讲述了她与金山的情感历程。

冷漠的丈夫

1939 年秋冬季节，我的母亲带着弟弟离开北平，以后就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了。直到 1943 年的一天，我在重庆收到她的信，信上说：“我已由晋察冀边区来到延安休养，在敌人扫荡中负过伤。你弟弟的学校在不停地转移中，一边与敌人斗争一边坚持学习，他不幸因恶性疟疾，在缺少医药的情况下去世了！”我读到这里，双手冰冷并颤抖起来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！

当天演出结束后，我和丈夫余克稷先后回到家里，都已经疲惫不堪了，我哽咽地告诉他：“娘来信了，我的小弟弟没有了。”他只“噢”了一声，皱了皱眉头，就再也没有任何表示。我的心再度冰冷，欲哭无泪！不错，我们回到家已经下半夜了，明天一早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但其实，他这时候只要抱抱我，让我在他的肩膀上哭几分钟就够了。可他却只是催了我一声：“早点睡吧！”我不由得条件反射似地说：“我不困，你睡吧！”

就这样，那天半夜，余克稷睡在里屋，我坐在外屋，一直到天亮！夫妻做到这地步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！

后来，在我决定跟余克稷离婚时，面对找我谈话的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副主席，我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，带着哭腔对长辈说：“我太寂寞了！我的心太寂寞了！”

金山的身份出乎意料

我最初认识金山，是在 1941 年 6 月《新华日报》的一则消息中，当时他和话剧演员王莹随赴南洋演出的中国救亡剧团回国，在重庆引起一阵小小轰动。听说金山和王莹是一对恋人，后来又听说王莹与年轻的政府要员谢和庚（也是地下党员）一起去了美国，金山失恋了。其实，这些都是公众人物的花边新闻，真真假假，谁也搞不清楚。

1942 年 1 月，郭沫若写了剧本《屈原》，我们一批人到他的住处去听他读剧本，其中也有金山——郭老心目中属意的屈原形象。我在《屈原》剧中扮演婬娟，和金山共事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了交往。

金山的特点是在人群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。金山是个影剧两栖演员，有着丰富的演艺经验，在跟婬娟的对手戏里，尽管两个人的表演风格不同，但就像是和个熟练的舞者共舞，随着他的舞步，毫不费力地转着转着……

《屈原》演出的成功，却惹来街谈巷议的传言：金山在同时追求重庆舞台上的“四大名旦”——白杨、舒绣文、张瑞芳、秦怡。怎么把我也扯上了？我心里很烦，能做的只有回避，甚至连舞台都不想上了。《屈原》剧组在重庆演

出后准备“移师”北碚，我表示要退出这次巡演。执行导演应云卫急了，赶来找我谈话，并保证一定不让我在北碚演出期间受到干扰。我知道《屈原》演出的重要意义，也不该这样任性负气，那就跟着剧组去吧。

果真，在北碚演出期间，我和金山除了“台上见”，平时几乎连面都不照，见到也是和大家在一起，彼此也没一句话，彼此都在回避对方。终于，我们的演出告一段落了，回到住地，我洗了个澡，站在窗台前吹长长的头发，望着静夜的院子里婆婆的树影，心情很平静，也很愉快，因为我们在北碚演出的《北京人》《屈原》都很成功。突然，庭院树影后闪出一个人影来，迟疑地站在那里。我定睛一看——是金山。看着他诚惶诚恐的样子，我心软了。我们就这样隔着窗台和一排矮松围墙，一里一外聊起来。金山跟我讲了他的家庭，他的经历，他的失恋，他的奋斗……我们就这样隔窗直谈到东方发白。最后谈到理想时，他似不经意地说了句：“那天我‘上山’去看见你了。”这话让我怦然心动——所谓“上山”就是红岩村——那正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！难道他……

其实，金山早在 1932 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了，现在他直接受着周副主席的领导。金山的这个身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，也使我对他的防线松动了。过去，我一直“恨”余克稷不关心政治，余克稷也一直对我的政治热情不闻不问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感情的天平向金山倾斜过去了。

不久，我跟余克稷离了婚，想离开重庆去桂林，重新开辟我的舞台生涯。但我的决定却被夏衍、曹禺、吴祖光几位前辈、师友劝阻了，无论从组织上，还是从演艺事业考虑，他们都不同意我离开重庆，郭老为此还写了封长信给我。

这段时间，我和金山，还有金山多年合作的好朋友沈刻（后来成

为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）挤在一间小公寓房里，过着集体宿舍般的生活。好在我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忙戏。金山为此很负疚，他这段时间对我很好，但周围的压力对他也很大。圈内的前辈、同事都在告诫他：“张瑞芳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，你可不能当儿戏！”金山很委屈，争辩道：“难道你们就不相信我对瑞芳是认真的？”为了证明他的真心诚意，他把我们的通信交给周副主席“审阅”（把一些过于缠绵的话用白纸条贴起来）。周副主席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都已经这样了，就只有祝福你们了。”

金山生活的另一面

以前我眼中的金山只在舞台上，只在文艺界，只在党内，我是他最好的搭档、同志和恋人。但要作为他的妻子全面涉足他的生活时，我“晕”了。金山家族成员的各种社会关系十分复杂，结婚时，杜月笙是主婚人，因为金山是他的关门弟子。我第一次看见金山在这些人中前后穿梭，那是他生活的另一面。

我们借住的“新房”堆满了贺礼，不过我最钟爱的还是那块来自延安的挑花桌布，非常雅致。来访的客人都说：“这块桌布真好看！”我总是无限感慨地说：“噢，那是远方亲戚送的，他们不能来。”这家“不能来”的亲戚就是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呀！

尽管我也知道，金山周旋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，有着一层来自“山上”的派遣。事实上他确实做了很多工作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无法习惯这种场合和大宅里的夜生活——抽烟、喝酒、搓麻将、打“梭哈”（赌博）、跳舞、嬉笑，半夜三更闹哄哄的。看到金山对此种生活的倾情投入，我眼中聚焦的那个人变得模糊了。

1944 年的前前后后，我和金山携手跨入共同生活的门槛，有很多地方我感到无所适从……

据《岁月有情——张瑞芳回忆录》张瑞芳/口述 金以枫/执笔

北洋时期“帅”字称呼泛滥

“帅”的本意为军队的统帅，至少从宋代开始，地方军事长官即开始被简称为“帅”，此后历代相沿，到清代更为普遍。由于总督和巡抚拥有军事上的统驭权，故其部下和同僚皆以某“帅”尊称之，习惯的叫法是在“帅”字前冠以姓氏和本人字号中的一个字，如浙江巡抚左宗棠被称为左季帅（左宗棠字季高）。至于“大帅”之称，在初期只是对软命统帅大军出征的大将军或经略的尊称，如乾隆年间的大将军福康安曾数度领兵出征，被称为“福大帅”。但到清代后期，此称已泛滥钦差大臣或威望较高、资历较深者，中央官员中尚书、侍郎带兵出征者，多有被称为“大帅”者。到光绪年间以后，各省督、抚、提督几乎无不以被称为“大帅”为荣。其中年老资深者，便被称为“老帅”。

辛亥革命期间，独立各省一般都模仿首先起义成立军政府的湖北，设置都督统率本省军队并兼管民政，其职权相当于清代的巡抚，所以都督都被尊称为“帅”。如黎元洪曾说，他于 1913 年 12 月辞去湖北都督，进京专任副总统，是“欲求国家统一，不得不首解兵柄，为群帅倡”。这里的“群帅”

即指各省都督。

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窃取政权后，其主要骨干占据了从中央到大部分省份的要职。这些人在清代已是高级官吏，所以清代的一些官场称呼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下来，“帅”的称呼就是其中之一。1914 年 6 月，袁世凯宣布裁撤各省都督，在北京设置将军府，另遣将军掌管办各省军政。1916 年 7 月，大总统黎元洪又下令把将军改称“督军”。1922 年，各省军阀纷纷宣布“废督裁兵”，将督军改称“督理”或“督办”。1924 年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下令各省军政长官一律称“督办某省军务善后事宜”，仍简称“督办”。名称虽不断翻新，权力却未受到丝毫削弱，“帅”的称呼也一直沿用。

北洋政府时期，省级以上的地方军事长官主要是巡阅使。1920 年，全国有长江、直鲁豫、东三省、苏皖赣和两湖等巡阅使。按惯例，巡阅使即可称为“大帅”（或“巡帅”）。据记载，北洋军阀中称“大帅”的有 3 个人，即长江巡阅使张勋、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和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。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称“大帅”后，曹锟就改称“老帅”，以示比“大帅”更高一筹。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黄宗慈/文